

短篇小說

第二集

胡適譯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

短篇小說（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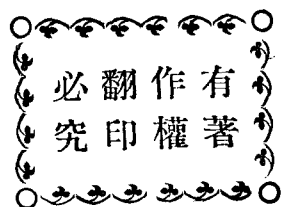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
郵費二分半

譯者 胡適

印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譯者自序

這幾篇小說本來不預備收在一塊的。契訶夫的兩篇是十年前我想選一部契訶夫小說集時翻譯的；三篇美國小說是我預備選譯一部美國短篇小說集用的。後來這兩個計畫都不曾做到，這幾篇就被收在一塊，印作我譯的短篇小說第二集。

短篇小說第一集銷行之廣，轉載之多，都是我當日不曾夢見的。那十一篇小說，至今還可算是近年翻譯的文學書之中流傳最廣的。這樣

長久的歡迎使我格外相信翻譯外國文學的第一個條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暢的本國文字。其實一切翻譯都應該做到這個基本條件。但文學書是供人欣賞娛樂的，教訓與宣傳都是第二義，決沒有叫人讀不懂看不下去的文學書而能收教訓與宣傳的功效的。所以文學作品的翻譯更應該努力做到明白流暢的基本條件。

這六篇小說的翻譯，已稍稍受了時代的影響，比第一集的小說謹嚴多了，有些地方竟是嚴格的直譯。但我自信，雖然我努力保存原文的真面目，這幾篇小說還可算是明白曉暢的中國文字。在這一點上，第二集與第一集可說是一致的。

我深感覺近年翻譯外國文學的人，多是間接從譯本裏重譯，很少是

直接翻譯原文的。所以我前幾年在上海寄居的時候，曾發願直接翻譯英國和美國的短篇小說。我又因爲最喜歡 Harte 與 O. Henry 的小說，所以想多譯他們的作品。這幾篇試譯，我盼望能引起國內愛好文學的人對於這兩位美國短篇小說大家發生一點興趣和注意。我也盼望我的第三集是他們兩人的專集。

胡適。

一九三三，六，二十七，太平洋船上。

短篇小說第二集目次

米格兒……………(Francis Bret Harte)……………	1
撲克坦趕出的人……………(Francis Bret Harte)……………	二三
戒酒……………(O. Henry)……………	六三
洛斯基爾的提琴……………(Chekov)……………	八三
苦惱……………(Chekov)……………	一〇九
樓梯上……………(Arthur Morrison)……………	一二五

米格兒

美國哈特著

哈特 (Francis Bret Harte) 一八三九年生于紐約省的省會。他的父親在本城大學教授希臘文，死的很早，死後家很貧，他只受了初等教育，十七歲時跟他母親遷往西方，到了加利福利省。他在西美做過鑛工，印刷工，信差，教員，報館主筆。他編輯 The Californian 報時，發表了一些『縮本小說』，很受人歡迎。一八六八年，他創刊 Overland Monthly，爲太平洋海岸最早的重要文學雜誌，他做了幾年的編

輯，發表了許多短篇小說和詩歌，不但引起了東美人士的注意，還引起了歐洲文學界的注意。

哈特是短篇小說的一個大師。他的小說描寫西美開拓時代的生活，富于談諧的風趣，充滿着深刻的悲哀，又長於描寫人的性格，遂開短篇小說的一個新風氣，影響後來作者很深。

從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九八年，三十年之中，他的作品出版了四十四冊。他在加省大學做了一年教授，回到紐約，住了八年；出去到德國英國做了幾年領事。一八八五以後，他住在英國倫敦，專心做文學事業。一九〇二年，死在英國。（節譯大英百科全書的小傳。）

此篇原題爲 *Miles*，是哈特最著名的小說的一篇。

我們車上連駕車的共是八個人。最後這六里路，路太壞了，車子震動的厲害，把法官先生的博雅的談鋒打斷了，所以我們都沒有說話。法官先生身邊坐的那位高架子早睡着了，一隻手腕穿在車上的皮帶裏，腦袋枕着手腕，軟綿綿的一堆，活像上吊的人解下來太晚了的样子。後面座位上那位法國女太太也睡着了，却還是一派半知覺的規矩態度；手裏捏着一塊手絹，遮着半邊臉兒。那位勿金尼亞城的女太太——同她丈夫一塊兒旅行的——縮在那一大堆髮帶，面幕，皮圍領，肩衣的裏面，早已認不明白了。

車廂裏什麼聲息都沒有，只聽見車頂上的大雨和車輪戛戛的聲響。

忽然車子停住了。我們約略聽見外面說話的聲音。分明是趕車的正
在同路上的一個人說話，話雖聽不清楚，風雨裏刮進來的『橋沖掉了，』
『兩丈深的水，』『走不過，』還可以聽得出。

一會兒，話聽不清了，忽又聽見路上的人大聲說：『試試米格兒家
罷。』

車行的時候，我們瞥見大雨裏一個騎馬的人衝雨而去，那就是指引
我們的路的人。我們的車大概是趕向米格兒家去。

米格兒是誰呢？在那兒呢？

我們一羣人自然都望着法官先生，可是法官先生雖然熟悉這一帶
的情形，却不記得這個名字。那位達夏旅行家猜說米格兒大概是開旅

館的。我們只知道前後都漲了大水，只有米格兒家是我們避雨之處。

車子在一條岔路上走了十分鐘，路窄幾乎容不下公共馬車，好容易到了一個人家門口，兩邊是石頭堆成八尺高的牆垣，中間是木板釘橫木的門。這分明是米格兒家了，又分明米格兒家不是開旅館的了。

趕車的余八跳下去推門，門却鎖的很牢。余八喊道：

『米格兒！米格兒！』

沒有人答應。余八生氣了，又喊：

『米——格兒！你這米格兒！』

公共馬車上的轉運公司夥計也幫着喊道：

『呵，米格！米吉！』

米格兒總沒有回聲。法官先生把車窗打開了，伸出頭來嘮嘮叨叨地問了許多話，余八不理他，只回他道：

『要是我們不想坐在車廂裏過夜，大家還得高抬貴體，下來幫着把米格兒喊出來罷。』

於是我們都站起來，齊聲喊着『米格兒，』又一個一個陸續喊着。喊聲剛完，我們車頂上的愛爾蘭朋友也喊道：『梅該兒！』我們聽了他的土腔，都忍不住大笑。

我們正在大笑，趕車的余八忽然喊道：

『吁！』

我們聽時，原來牆的那邊有人學我們的喊聲，把我們喊的『米格兒，』

連那位愛爾蘭朋友的『梅該兒』都喊回來了。我們都很奇怪

法官先生說：『異常可怪的返響。』

余八罵道：『異常可怪的混帳！』他接着喊道：『米格兒出來罷。大方方地做個人，米格兒，不要躲在暗地裏。』這時候余八已氣的直跳了。

牆那邊的回答仍舊是『米格兒！』『呵，米格兒！』

法官先生文僂僂地說：『我的好人，米該兒先生，請你想想，這樣淋漓的大雨裏，還有女太太們，你若閉門不納，豈非太沒有地主之誼了？真的，先生呵……』牆那邊一陣子『米格兒』『米格兒』『打斷了法官先生的演說。』

余八忍不住了。他在路邊拾起一塊大石頭，把板門搥倒，帶了轉運公司的夥計直走進去。我們都跟着進去。

裏面一個人也不見。天色漸黑下來了，一些矮薔薇的葉子上的雨水濺到我們身上，我們知道我們站的地方是一個花園，面前是一所長長的板屋。

法官先生問余八道：『你認得這位米格兒嗎？』

余八忿忿地說：『不認得，誰愛認得他！』余八覺得這個頑梗的米格兒胆敢這樣蔑視『殖邊公共馬車公司』的車夫，殊屬可惡之至。

法官先生想到搥倒不相識人家的門，覺得不妥，正要說：『可是，余八，你……』

余八挖苦他道：『法官先生，您老人家最好還是請回到車廂裏坐下，等人家來正式介紹您罷？我可要撞進去了。』他推開了板屋的門，後面跟着轉運公司的夥計，走進去了。

我們都跟着擠進去。

裏面一間長長的房間，房的盡頭有個壁爐，柴火快滅了；這間大房裏只有這點點火光照着。牆上糊着怪樣的紙，閃閃的爐火光使牆紙的花樣更覺刺目。爐邊一隻有扶手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人。

余八喊道：『喂，你就是米格兒嗎？』

那人不同話，身子也不動。余八氣忿忿地走上去，拿車上的手燈向他臉上一照。那人是一個男人，年紀像不大，臉上很有皺紋，顯出早衰的

樣子；瞪着很大的眼睛，眼光裏露出那種絕無所爲的凝靜，絕像我見過的貓頭鷹的眼光一樣。那雙大眼睛慢慢地從余八的臉上移到燈口上，瞪住那光亮的東西，好像不認得那是什麼似的。

余八勉強忍氣，對他說：『米格兒，你耳朵聾了嗎？你總不會是啞巴罷？』他走上去扳住那人的肩頭，用力一搖。

我們只見余八一放手，那人分明癱下去了，身子縮小了一半，剩了一大堆擁腫的衣服。我們都跳了一跳。

余八倒沒了主意，口裏說，『糟啦，怎麼回事！』眼睛望着我們，退了下來。

法官先生走向前，我們幫他把那位沒有脊梁的怪物扶起來，恢復他

原來的樣子。我們叫余八拿燈去探看外邊，因為這裏既有這個殘廢的人，附近總不會沒有看護的人。

我們圍攏在爐火邊。法官先生如今恢復了他的氣派了，——他站在我們面前，背向着壁爐，——把我們當作一班想像中的陪審員，他開始訓話了：

『據我看來，我們這位朋友或者是已經到了莎士比亞所謂「葉枯而黃」的景況，或者是他的心理上同生理上害了早衰的病症。不論他是不是那米格兒……』

他說到這裏，又被一陣子『米格兒！』『呵，米格兒！』『米格來！』『米吉！』打斷了。這種喊聲簡直同我們在牆外聽見的是一樣的。